

新时代 新梦想 新春走基层

孔子故里，年味悠长

本报记者 付鑫鑫

今天是农历腊月廿九，明天就是大年三十。后天，正月初一的春节，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。

自汉武帝大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开始，便以农历正月初一为“岁首”，称为正日；唐宋称为元正、元旦；明清称为元旦，俗称新年。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，开始采用公历纪年，公历1月1日为“元旦”，叫“新年”，而农历正月初一则为“春节”，老百姓仍然称之为“年”。

神州四海，地大物博，各地春节习俗各有不同。从今天起，本报“天下”专版将特别推出山东曲阜篇、浙江绍兴篇和云南红河篇，分别展示儒家文化发源地、江南鱼米之乡和少数民族过春节的各式民俗，以飨读者。

“千年礼乐归东鲁，万古衣冠拜素王。”今年央视春晚，除北京主会场外，选择了山东曲阜和泰安、贵州黔东南、广东珠海、海南三亚作为分会场。在孔子故里曲阜，记者看到“万仞宫墙”内，孔庙、孔府、孔林的古老建筑透出儒家文化的深厚与古朴；现代化的大舞台前，彩排中优美时尚的舞姿向全国人民传递出“齐鲁魂、泰山情、中国心”的深长韵味，更展现了齐鲁大地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的豪迈热情 and 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。



春节，孔家祭祖挂出来的“祖轴”。



老手手工缝制的猪鞋。

腊月二十三，“上天言好事”

腊月二十三，北方小年，山东曲阜，阳光明媚。 “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，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。”红底黑字簇新的对联贴在“天下第一”孔府大门——“圣府”的匾额之下。

孔子第76代孙孔令绍告诉记者，孔家子嗣兴旺，目前在世的孔子后人有300多万。平时过年，孔家后人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“否则，孔府也挤不下这么多人啊！”

孔令绍的老家在曲阜城西的陵城镇马家庙村，起源于孔氏家族60户中的第6户，即“旧县户”。清初，孔令绍的祖上从旧县分出来；到清末民初，在马家庙村繁衍至六七百人，细分为前门、后门、东门、西门4支，孔令绍属西门一支。

现年66岁的孔令绍记得，他小时候，由爷爷孔繁泗主持春节礼仪。腊月二十三是祭灶。夜幕下沉，大家都围拢在厨房门外的院子里。厨房里，高高的蜡烛台上，又粗又大的牛蜡随着风把高的火苗，通红的烛光下，孔家奶奶用高粱秆扎“马”，边扎边说：“坐上我扎的马，灶王爷上天，来回七天，回来我们就一起过年了。”孔令绍的母亲做“马”身上的“披挂”，做好后，请爷爷在两边分别用毛笔写上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

随后，奶奶摆上香炉，点上一炷香，从墙上揭下灶君像，连同纸马一起放在火盆焚烧。一边焚，她还一边念叨：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”随后，众人登场，长幼有序，轮番磕头。礼毕，孩子们一哄而上，抢了灶糖，立即开溜。

灶糖是祭灶的唯一祭品，也称糖瓜。曲阜民俗学会会长刘伯义解释，民谣有



春节期间，在山东，舞龙表演很受村民欢迎。

言“二十三，糖瓜粘”，曲阜一带的风俗，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，简称“祭灶”。这一天也称“过小年”。传说，灶君是玉皇大帝封的“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”，是派往人间负责管理各家灶火、监察各家善恶的使者。

从祭灶开始，人们就要忙“年”了。腊月二十四，扫房日；二十五，做豆腐，谐音“福”，豆腐是春节必备的鲁菜之一；二十六，炖白肉；二十七，过油，谐音“过有”，即炸酥菜、炸丸子；二十八，蒸花糕，花糕是一种北方糕点，一层面一层枣，下大上小，寓意“步步高”。

腊月里，老娘会给儿孙准备礼物，亲手缝制的猫头鞋、猪鞋，还有各式鞋垫，期盼家人丁兴旺，儿孙走正道、顺道。在曲阜市息陬镇东陬村，87岁的老太太渠颜氏笑着拿出新纳的鞋垫给记者看：“这是鸳鸯戏莲，那是龙凤双喜。”

猫头鞋特别肥大，前面还有绒毛，是给一岁左右婴儿穿的；还有天暖可穿的猪鞋，耳朵长长，掀起耳朵才能看见鞋尖的猪鼻子。老太太展示鞋跟说：“我这一共绣了8双鞋。不过，这个猪尾巴还没钉上。三孙女的孩子还没出世，生了以后再钉猪尾巴。”

“请老”是齐鲁人家的重头戏

除夕一大早，女人们忙着贴窗花，男人们忙着挂灯笼。孔家西门这一支全住一条街。晌午，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火红的灯笼，煞是好看。 午时一到，开始贴春联。长辈们贴春联，孩子们从春联堆里捡出来递给大人。爷爷孔繁泗从旁指点，那是大门的，那是二门的，“嗯？错了，错了，上联，下联不能反！”

孔繁泗是私塾先生，春联时还不忘讲授儒家文化。大门对联：“沂水一畔五色相宣临圣域，圣地两端八音协奏颂仲尼。”横批是：“阙里世家”。走进屋里，东间门上：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”横批：“仁和人”。厨房门上，竖联：“百菜百菜美，野菜菜根香。”横批：“素以养人”。孔繁泗教导说：“人要有平常心，粗茶淡饭能长寿，萝卜白菜可养人……”没等爷爷说完，小家伙们一溜烟儿，跑了。

现年74岁的渠庆芹是个“较花”（剪纸）高手，也是非遗传承人。在家门口，没几分钟，他就剪出了一对“四鱼转莲”的窗花。他说：“十几岁就会较花了。以前过年，村里人都来找我帮忙较花，窗花、灯笼花，还有鞋花。不卖钱，谁要谁剪。”

“你看，这是他较的唐僧骑马、齐天大圣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都是走马灯上用的。”东陬村村主任张庆义帮忙介绍说，

现在没多少人贴窗花了。“也就老渠家小卖部玻璃门上，过年时还能见些。至今没带徒弟，这手艺可惜了……”

刘伯义说，虽然窗花少了，但曲阜人对春联仍十分重视。贴春联的同时，还要在院里扎天地棚。曲阜一带，农家的四合院里，堂屋门东侧，都有一个香台，是为祭天之用。在曲阜市小雪街道后西庄村，记者见到了刘伯义家的香台，砖石结构，高约一米二三，上台面长宽0.78米。底座同为方形，依次向上呈宝塔形，到中间反转到倒宝塔形，直至上台面。

除夕当天，要用高粱秆结成的箔，把香台围起来，搭成一个小房子。房底就是香台的上台面，房顶是匾，用红席盖住。中间留宽30厘米、高60-70厘米作为天地棚的大门。棚内供奉天地牌位，上书“天地三界万灵十方真宰”，并摆上香炉、蜡烛。

曲阜人过年，“请老”是重头戏。孔令绍说，一家团圆，不能忘了先祖，所以，也要请他们回来过年。

除夕下午，爷爷孔繁泗领着儿孙代表，带上纸烛、供品、鞭炮和牌位，到孔林去请老。先到享殿后的孔子墓行大礼，三跪九叩；再拜二世祖孔鲤、三世祖子思。拜完始祖三代，再到明墓群东小家族的墓地。孔繁泗动情地喊：“祖啊，都回家过年吧，我们来请您了！”

刘伯义说，“请老”需带出门的牌位一般只有一个，用托盘端着。去程，牌位要正面朝下，灯笼里的蜡烛不能点着。回程，则将牌位立起，由家主端着，蜡烛点燃，一大群人“请老”回府。在家的人早已准备好了爆竹，一家人共同把“老人”迎回家中。家主将“祖宗”安置停当，接着上香炉、烛台，摆供品。家主先行大礼，然后一家人依次行大礼，“请老”方告结束。

俗语曰：“新年到新年到，闺女要花儿要花儿。”这里的花，其实是蜡花，也叫年花，可以放在供品上作为装饰，也可以由女孩儿戴在头上。在曲阜市鲁国故都街道庄村，66岁的张祥冬是制作年花的非遗传承人，一天制作1000只年花不在话下。

他告诉记者，过去，大庄村人都会做年花，因此，年花也被称为“第二麦季”。做年花可以贴补家用，村里少有饿死的或者要饭的。上世纪80年代，年花需求量大，从安徽淮南用火车皮拉到山东兖州的绢纸，常常一抢而空。大庄店成为曲阜最热闹的一条街，一眼望去，全是大红、玫瑰红的年花，春意盎然。

“现在，不怎么时兴了。年花要卖，一天也能卖500朵，但我一个人做太累了。经济条件好了，谁还稀罕挣这点手工费？”张祥冬感慨今非昔比的生活。

除夕夜的晚餐是一年中最有意义的

一顿饭，是神、祖、人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。孔令绍说，过年不仅要祭祖，还要祭天。祭祖是不忘本，祭天是遵循自然规律。

黄昏时分，先在香台上将天地棚内的香、烛点燃，摆上供品；然后，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摆上祭品；最后，为东间的“保家仙”（实为胡黄灰白柳，即狐狸、黄鼠狼、老鼠、刺猬、蛇）和厨房的灶君神上供。有的人家还会在供品上加“生菜”，谐音“生财”。

为年夜饭准备的所有菜式都得先摆祭台上供，让他们“吃”完后，再端下来放在人们的饭桌上。

除夕夜，很多人都不睡觉，是谓“守岁”。在百善孝为先的儒家文化里，守岁其实是为了陪回家的老人们过年。

子时祭祀是过年的点睛之笔。子时（现代按零点计算）将到，供菜全摆好，鸡鱼肉全有，各种果蔬一应俱全。旧时，零点一过，孔府铜炮响过三声后，谓之“新年到”，曲阜城及方圆十几里的人家开始放鞭炮，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。

为了在新的年份财源广进，先要发子（发纸），祈愿子嗣兴旺，多子多福。由家主用托盘端着香、酒壶、酒杯和许多元宝、纸钱包，长子或长孙打着灯笼跟着，先后到水井、碾子、大门外、院内、灶前等地烧香，烧纸钱包和元宝。发纸后，祭天、祭神、祭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孔家上供不用鲤鱼，多用鲢鱼，以避孔子之子孔鲤之讳。曲阜其他人家为了避讳和尊重孔家后代，用鲤鱼但称“红鱼”。

祭天、祭神、祭神，也需长幼有序，分别在香台、祖宗、保家仙、灶台四个祭台行大礼。对磕头不像样的孩子，大人们会发出“嗯”的声音，需得立马纠正。祭完完毕，就轮到孩子们给长辈磕头，领压岁钱。压岁同音“压祟”，取避邪祈福之意。

上香是“压茬儿”进行，不能等一炉香尽了再去烧下一炉。三炉香一尽，祭神的环节就算结束。这时，爷爷孔繁泗发话：“都去拜年吧，五服以内的拜完就回来吃早饭。”只有爷爷奶奶这样的家主留下，等着别人家的晚辈来拜年，其他人全出去了。

“不图利，只想把年味留下来”

新年第一餐，基本吃素食，饺子也是素食的，取“素净”之意。饭后，即是去给邻里拜年。中午或者下午，由女子出去拜年。

刘伯义说，甬管过去一年闹了多少矛盾，产生多少龃龉，只要过年互相一拜，“一页纸就算翻过去了，充分说明我们儒家文化以和为贵，主张家和万事兴、和气生财。”

正月初二，是女婿给岳父母拜年。正月初三，清扫垃圾，但不能将垃圾即时倒掉，而是要堆在一僻静处，“集财敛福”。正月初

五，俗称“五忙日”，中午吃面，“初五吃顿面，一亩打一担”，期望秋天有个好收成。

正月里走亲戚、拜年，要馈赠礼物。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称勇武之臣为“矫矫虎臣”。在曲阜，老人们有以虎为型缝制成虎头帽、做布老虎的习俗。在曲阜市息陬镇一张曲村，制作布老虎的非遗传承人牛成路介绍，曲阜对老虎的崇拜与孔子诞生时“凤生虎养麋打扇”的传说有关。现在，作为非遗产品的布老虎，颇受当地市民喜爱，人们经常作为年节礼物送给小朋友。

正月十五，又称“上元日”。在曲阜，要用黄豆面做灯，一般是十二生肖灯，闰年有闰月则做十三盏灯。其中，最要紧的是龙灯。面灯蒸好后，傍晚点燃放灯，其中，龙灯放在粮囤上，谓之“青龙守仓”。

元宵节放好灯，就要准备送老。先上香，后上供。家主将桌上的“祖轴”和挂对庄重地卷上，并把牌位取下后焚掉，然后熄灭蜡烛。最后，把牌位和元宝、纸钱包焚成的灰烬扫齐，放在托盘里，由家主端着送到大门外，放鞭炮送祖宗们“上路”。

正月里，踩高跷、舞龙灯、舞狮子、划旱船、赶毛驴是曲阜乡间常见的节目，统称“跑马”。在曲阜市时庄街道刘家村，40岁的王建是个古道热肠的汉子。用同村人、曲阜民俗学会秘书长刘德银的话说：“你看他家电视才25吋，还费心思带跑马闹元宵，可见真心喜欢传统民俗！”

今年是王建带跑马闹元宵的第四年，现已定下初一、十五两场演出。“第一年，我去济南买道具，因为不熟悉路况，车辆逆行罚了200块钱。”王建回想初衷说，他不图利，只想把年味留下来、传下去：“我自掏腰包一万多元买来道具，拉上村里70多人一起表演。”

“当年，村里怎么不在经济上支持你？”记者问。 “他们也支持，但给不了那么多钱，4年就给了2000元。还有的村民想众筹，但又不心疼钱。所以，早先带团，出场费一人100块，从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半。能参加的人也不图这点钱，大家凭热情做事。后来，干脆挣多少就分给大家多少，我又不要这个盈利，为本村做点贡献。”王建爽快地说。

“赔钱的买卖，将来还要继续吗？” “当然要继续，这是民间艺术、传统文化。虽说现在道具一年折旧就是1000多元，但好在有商家愿意请我们去演出了。将来场次多了，进账多了，或者村里给的资助多了，我还想把团队扩大到200人。等有钱了，一定先给团员们买上保险，热热闹闹踏踏实实才叫过年！”王建说。

专家访谈

春节是礼俗互动的集中体现

——对话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张士闪

文汇报：现在，人们都说，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。您怎么看？

张士闪：在传统社会，哪个孩子不盼过年？春节是最神圣、最隆重又最自由自在的日子。特别是在过去，人们的娱乐选择比较单一，物质条件较为匮乏，也就有一种盼年的心理。

现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的，大多是中老年人吧。关于传统年味的回忆，与他们的童年年代、青春岁月联系在一起。伴随时代变迁，生活水平提高，物质条件变好，交通通讯发达，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诸多福祉的同时，也有身不由己、被科技浪潮所裹挟的些许惶惑。其实，这背后，是大家对于春节载体的传统价值观的留恋。

文汇报：那您怎么看待这种民俗的变化？

张士闪：古往今来，春节民俗一直在变，反映了人们在努力保持某种文化价值的同时，对于具体生活安排的选择和调适。比如说，从前，祭灶都是在腊月二十三举行，现在很多乡村都改成了大年三十下午。在传统民俗观

念里，灶神是一家之主，祭灶就应该全家到齐，才有礼敬的意味。现在异地就业、在外务工是普遍现象，可能在腊月二十三赶回家参加祭灶。大年三十下午本来礼仪活动就多，洒扫庭除、除旧布新、贴春联、请家亲，再加上合家祭灶，除夕夜一家团圆吃年夜饭，也不至于就“礼崩乐坏”。毕竟，祭神祭的是心意，并不一定在乎哪个精准的时间点。我觉得，春节期间，多种祭祀仪式的浓缩和叠加，可以算是当代一大特色。

再比如，除夕守岁，在老一辈人那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。平时，人们舍不得熬油点灯，彻夜灯火通明就很奢侈。寒冬腊月，一灯如豆，氤氲出一个神秘世界，听老爷爷老奶奶讲故事就有了特别的感受，不知不觉中就中了凌晨拜年的光景。过去，农耕时代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年节守岁就成了特别的体验。

文汇报：那会不会将来有一天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春节了？

张士闪：传统的年俗作为一种文化设置，所对应的是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集中需求，是为了安顿人与神、人与人、

人与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。

所谓神灵，其实是象征着伴人终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集体的力量。我国疆域辽阔，历史悠久，各地春节习俗各不相同，山区祭山神、海边祭海神……更重要的是，人们以祭祀神灵的名义，在大年初一至元宵期间，还安排了一系列高密度的社区仪式活动。这类仪式活动对民众日常生活、乃至整个乡土社会都影响深远。在山东濰河流域，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行烧大马、烧大牛、烧轿等仪式，不管他们祭祀的是玉皇大帝、关公还是孙猴，一律都以“国泰民安”“风调雨顺”“普天同庆”等名义，表现出对于国家中心的认同和社区传统伦理的强化。想象一下，在白雪皑皑的冬日、漆黑冰冷的夜晚，一道冲天火光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，它所带来的神圣感经久难忘。

而人类从诞生之日起，就一直在关注自身生命的意义，追求人生价值的永恒……这是亘古既有的话题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我觉得年俗的形式会变化，但肯定不会消亡。“年味”在形式上可能淡了，但人们的年节意识并没有淡，而且会

一直延续。

文汇报：您曾提出，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的悠久传统。过年，是不是这种礼俗互动传统的突出体现？

张士闪：我先举个例子。在山东各地，很多村子都有“老人会”“庙会”等民间组织，参加者多是70岁左右的老人。别看他们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但在村里做事却十分起劲，包括倡导修村志、续家谱、组织乡村文化活动等等，义务奉献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在这种全民参与的社区活动中，每人都很有主人翁意识，也很成就感。负责跑前跑后组织活动的老人，觉得大伙享受了他的服务；在台表演的演员，会为自己的演出得到了喝彩而自豪；台下的观众会想，台上的表演是为自己而演，今年过年非同寻常……近些年，乡村民俗活动越来越多，大有复兴之势，这些当然与国家倡导的保护非遗传承、鼓励民间文艺活动有关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当代人寻找身份认同的表现，也是传统价值的强势回归。



在山东昌邑市永安村，每年正月十四都要举行“烧大马”仪式，以纪念孙猴。



元宵节期间，青岛市海云庵糖球会上的舞狮表演。（均受访者供图）